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bamboo forest. Several thick bamboo stalks are visible, with green leaves and branches in the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The lighting is soft, creating a serene and natural atmosphere.

徐志摩

绝妙小品文库

绝妙小品文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绝妙小品文库



徐志摩

小品文



时代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绝妙小品文

作 者：徐志摩

责任编辑：郭俊峰

责任校对：谭其贤

装帧设计：魏国强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第五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450 千字

印 张：20.25

版 次：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 000

书 号：ISBN 7-5387-1175-9/I·1127

定 价：24.80 元

《绝妙小品文库》出版说明

一、《绝妙小品文库》是时代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的纯文学书丛。

二、《绝妙小品文库》的“小品文”，指的是打破格套，漫抒胸臆，篇幅较短的文章，是宽泛意义的小品文。某些文学理论对小品文的主题、题材、手法，乃至产生的时代作了限制，弃多样而取单一，虽各有其理，但界定的都是狭义的小品文，与本文库无涉。

三、《绝妙小品文库》的“绝妙”，指的是文章的品格，主要又是指艺术品格，虽然很难不牵涉思想品格。我们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著作权，尽可能保存原作的本来面貌。书中某些观点，在历史上是有价值的，但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祈望读者以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审慎处之。

四、《绝妙小品文库》的出版宗旨，是为了满足读者精益求精、美中觅美的要求，让读者花较少的时间，读最好的作品，一斑见豹，一以当十。长短得失，读者自知，恳请批评指导。

编 者

代序之一

徐志摩小品序

阿 英

作为一代的诗人徐志摩死了。在他死后，周作人写了一篇《志摩纪念》，其间，论他的文章道，“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於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这话是很对的，徐志摩在诗的方面对中国诗的运动有着很大的贡献，同样的，在散文方面，也着实的尽了不少力。

这里，我想说一说他的散文和小品。他的这一类作品，第一是充满着丰富的想象；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在想象力方面，本是特殊强的，这一样的反映在小品文方面，那些作品，大都是“流丽轻脆”，到处都反映了他的想象之流，如一双银翅在任何地方闪烁。第二，是那勇猛的探索光明的热情。徐志摩，对于现状是不满的，他的心，什么时候都渴望着光明，在小品文方面一样的显示着。第三，可以说到文字了。志摩的文字，前面已经说过，是一种新的文体，组织繁复，词藻富丽。周作人说

他和冰心合起来成一派，我的意思，二者是不同的，徐志摩应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论。

在小品文的写作上，徐志摩的发展，也是多方面的，他最欢喜写的，大概是属于冥想的一类的小品，用一颗宁静的心，抓住了一个问题的中心，慢慢地发展开去，而且发展得很远，甚至把问题的每个细胞，也同样的加以发展又发展。如《北戴河海滨的幻想》，如《想飞》，都是属于这一类。其次，就是哀悼的小品了，一种真挚的热爱的感情，在每一篇里都是深蚀着，如《我的祖母》之类。其三，是纪游的小品文，徐志摩的纪游，是很少写景物的。他是以更大的力量写人情事件，如《游俄辑》，如《南行杂记》，是这一类。最后就是其他的小品了，如《天目山中笔记》，《翡冷翠山居闲话》等等的富于田园诗人风之作，以及叙述外国作家的文章，关于刘梦苇的启事，他的题材的范围是非常的开扩。

茅盾有一篇《徐志摩论》，他很深刻的说明这一作家道，志摩的诗“所咏叹的，就只是这么一点回肠荡气的伤感的情绪；我们所能感染的，也只有那么一点微波似的轻烟似的情绪。然而这是一种‘体’，——或一‘派’，是我们这错综乱动的社会内某一部分人的生活和意识在文艺上的反映。不是徐志摩，做不出这首诗！他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猛虎集》是志摩的‘中坚作品’，是技巧上最成熟的作品：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这论断，是很对的，就是从他的小品文看来，所能得到的结论，也是如此。和发展到了高度的现在世界一样，外形无论怎样的圆熟，内容是日渐空虚的。只有用驰骋着的想象，

堆砌的修词，来作内容贫乏的挽救。

徐志摩在新文学运动中，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有他的贡献，也有他的特点，如前面所说的一样。但他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这是应该认取的。不仅对徐志摩，对任何作家，也应该有同样的了解。徐志摩死了，“我不知道风向那一方面吹”，这最后的怅惘，现在大概还是同样存在许多作家的心中吧。然而，怎么办呢？

（《现代十六家小品》，光明书局一九三五年版）

代序之二

谈志摩的散文

梁实秋

我一向爱志摩的散文。我和叶公超一样，以为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诗以上。志摩的可爱处，在他的散文里表现最清楚最活动。我现在谈谈志摩的散文的妙处。

志摩的散文，无论写的是什么题目，永远的保持一个亲热的态度。我实在找不出比“亲热的”更好的形容词。他的散文不是板起面孔来写的，——他这人根本就很少有板面孔的时候。他的散文里充满了同情和幽默。他的散文没有教训的气味，没有演讲的气味，而是像和知心的朋友谈话。无论谁，只要一读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觉的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志摩提起笔来，毫不矜持，把他心里的话真掏出来，把他的读者当做顶亲近的人。他不怕得罪读者，他不怕说寒伦话，他不可避免土话，他也不避免说大话，他更尽量的讲笑话，总之，他写起文章来真是痛快淋漓，使得读者开不得口，只有点头只有微笑只有倾服的份儿！他在文章里永远不忘记他的读者，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和你指点和你商量，真跟好朋友谈话一样，读志摩的文章的人，非成为他的朋友不可。他的散文有这样的魔力！例是无须举的，因为例太多。没有细心咀嚼过志摩的散文的人，我劝他看《自剖》《再剖》《求医》《想飞》《迎上前去》

(俱在《自剖文集》里)，他将不仅在这几篇文章里感觉文章的美，并且还要在字里行间认识出一个鲜龙活虎般的人。

文章写得亲热，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不是能学得到的艺术。必须一个人的内心有充实的生命力，然后笔锋上的情感才能逼人而来。据我看，有很多人都有模仿志摩的笔调的样子，但是模仿得不像，有时还来得呕人，因为魄力不够而只在外表上学得一些志摩的 Mannerism，自然成为无聊的效颦。志摩的散文有很明显的 Mannerism (这个字不好译，意思是文体上一个人所特有的种种毛病)，但是除此之外，他还有他的风调 (Style)。风调是模仿不来的。只有志摩能写出志摩的散文来。

志摩常说他写文章像是“跑野马”。他的意思是说，他写起文章来任性，信笔拈来，扯到山南海北，兜了无数的圈子，然后好费事的才回到本题。他的文章真是“跑野马”；但是跑得好。志摩的文章本来用不着题目，随他写去，永远有风趣。严格的讲，文章里多生枝节 (Digression) 原不是好处，但是有时那枝节本身来得妙，读者便全神倾注在那枝节上，不回到本题也不要紧。志摩的散文几乎全是小品文的性质，不是说理的论文，所以他的“跑野马”的文笔不但不算毛病，反觉得可爱了。我以为志摩的散文优于他的诗的缘故，就是因为他在诗里为格局所限不能“跑野马”，以至于不能痛快的显露他的才华。

“跑野马”不是随意胡写的意思。志摩的文章无论扯得离题多远，他的文章永远是用心写的。文章是要用心写，要聚精会神的写，才成。我记得胡适之先生第一集《文存》的序里好像有这么一句：“我这集里没有一篇文章不是用心做的。”我最佩服这个态度。不用心写的文章，发表出来是造孽。胡先生的文章之用心，偏向于思想方面处较多于散文艺术方面；志摩的用心，却大半在散文艺术方面；志摩在《轮盘》自序里说：“我敢

说我确是有愿心想把文章当文章写的一个人。”我最佩服这个态度。《轮盘》集里有两篇《浓得化不开》，志摩写好了之后有一次读给我听，我觉得志摩并不善于读，但是他真真用心的读，真郑重的读。想见他对于他的作品是用心的。诚然，他有许多文章都是为了报纸杂志逼出来的，并且在极短的时候写出来的，但是这不能证明他不用心。文章的潦草并不能视所用的时间长短而定，犹之是不能视底稿上涂改的多少而定。志摩的文章往往是顷刻而就，但是谁知道那些文章在他的脑子里盘旋了几久？看他的《自剖》和《巴黎的鳞爪》，选词造句，无懈可击。志摩的散文有自觉的艺术（Conscions workmanship）。

志摩的天才是多方面的，诗，戏剧，小说，散文，他全来得。记得约翰孙博士赞美他的朋友高尔斯密好像有这么一句：（There is nothing that he did not touch, and he touched nothing that he did not adorn）大意是“没有一件事他没有干过，他也没有干过一件他没干好的事。”志摩之多才多艺，正可受这样的一句赞美。不过我觉得在他所努力过的多种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

（《新月》第4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

代序之三

志摩纪念

周作人

前面书桌上放着九册新旧的书，这都是志摩的创作，有诗，文，小说，戏剧，——有些是旧有的，有些给小孩们拿去看丢了，重新买来的。《猛虎集》是全新的，衬页上写了这几行字，“志摩飞往南京的前一天，在景山东大街遇见，他说还没有送你《猛虎集》，今天从志摩的追悼会出来，在景山书社买得此书。”

志摩死了，现在展对遗书，就只感到古人的人琴俱亡这一句话，别的没有什么可说。志摩死了，这样精妙的文章再也没人能做了，但是，这几册书遗留在世间，志摩在文学上的功绩也仍长久存在。中国新诗已有十五六年的历史，可是大家都不大努力，更缺少锲而不舍地继续努力的人，在这中间志摩要算是唯一的忠实的同志，他前后苦心地创办诗刊，助成新诗的生长，这个劳绩是很可纪念的，他自己又孜孜矻矻地从事于创作自《志摩的诗》以至《猛虎集》，进步很是显然，便是像我这样外行也觉得这是显然。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利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

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志摩的诗，文，以及小说戏剧在新文学上的位置与价值，将来自有公正的文学史家会来精查公布，我这里只是笼统地回顾一下，觉得他半生的成绩已经很够不朽，而在这壮年，尤其是在这艺术地“复活”的时期中途凋丧，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了。

但是，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更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文学的损失是公的，公摊了时个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损失却是私的，就是分担也总是人数不会太多而分量也就较重了。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对于志摩的人的悼惜也并不少。的确如适之所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有人戏称志摩为诗哲，或者笑他的戴印度帽，实在这些戏弄里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有如老同窗要举发从前吃戒尺的逸事，就是有派别的作家加以攻击，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而决不是他的个人。适之又谈志摩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我也同意，而且觉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这个年头儿，别的什么都有，只是诚实却早已找不到，便是爪哇国里恐怕也不会有了罢，志摩却还保守着他天真烂漫的诚实，可以说是世所希有的奇人了。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谎，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

道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在这时候有一两个人能够诚实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无论这是哪一种主张，总是很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了。关于志摩的私德，适之有代为辩明的地方，我觉得这并不成什么问题。为爱惜私人名誉起见，辩明也可以说是朋友的义务，若是从艺术方面看去这似乎无关重要。诗人文人这些人，虽然与专做好吃的包子的厨子，雕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总之小德越界与否于其艺术没有多少关系，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不过这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的，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授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行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这种检察的呢，这我可不得而知了。这或者是我个人的偏见亦未可知，但截至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觉得更对的意见，所以对于志摩的事也就只得仍是这样地看下去了。

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几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是这从那里去着笔呢？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文章的理想境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我们回想自己最深密的经验，如恋爱和死生之至欢极悲，自己以外只有天知道，何曾能够于金石竹帛上留下一丝痕迹，即使呻吟作苦，勉强写下一联半节，也只是普通的哀辞和定情诗之流，那里道得出一分苦甘，只看汗

牛充栋的集子里多是这样的物事，可知除圣人天才之外谁都难逃此难。我只能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限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这篇小文的次序和内容差不多是套适之在追悼会所发表的演辞的，不过我的话说得很是素朴粗笨，想起志摩平素是爱说老实话的，那么我这种老实的说法或者是志摩的最好纪念亦未可知，至于别的一无足取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新月》，1931. 12；收入《看云集》）

代序之四

与志摩最后的一别

杨振声

十一月十九日夜里十二点了，忽然接到济南来的电报，说是志摩在泰山机焚身死！天啊，我的眼睛可是花了？揉揉眼再看，那死字是这般的突兀，这般的惊心，又是这般地不可转移！电报译错了吧？那是可能？查了再查，这志摩与死万不能连在一起的观念，竟然由这不肯错一字的电码硬给连上了！电报的错字每每有，为什么这回它偏不？但常常有些奇突可怕的事变，吓出一身冷汗后，醒来竟只是一个恶梦。这回敢不也是？但愿它是！四周望望，书架，桌椅，电报，为什么又这般清晰？这分明不是梦！志摩，他是真死了！

记得我们最后的一别，还是今年六月里在北平中山公园，后池子边上；直谈到夜深十二点以后。那是怎样富有诗意的一个夏夜！

月亮没有。星斗是满满的。坐在枝叶蓊翳的老柏树底下。对面是古城下一行的路灯，下面池子里的鱼泼刺泼刺的飞跳。身子松松懒懒的斜靠在池边的长椅上，脚跷在临池的栏杆上，眯着眼吸烟。得，这是多好的一个谈天的环境与谈天的姿势！

于是我们谈到星星的幽隐，谈到池鱼的荒唐，谈到古城上楼阁的黑轮，谈到池子里掩映的灯影，谈到夏夜的温柔与不羁，

谈到爱情的曲折与飘忽。最后，又谈到他个人的事情上去了，如紫藤的纠缪，如绿杨的牵惹，如野风的渺茫，如花雾的迷离。我窥见他灵感的波涛，多情的挣扎！那是多有趣味而又不能发表的一段呀！

时已半夜以后了，露水把火柴浸洗，烟都抽不着。沉静着听那夏夜的神秘吧。忽然远远的幽幽的来了一阵音乐之声。

“听，那故宫里的鬼乐！”他说。

那音乐真像似从故宫方面来。“你想这音乐是在幽宫的一角，几个幽灵泣诉故宫的旧恨好呢？还是在千门万户的不夜之宫，三千女魂一齐歌舞好呢？”是我问。

“唔！你去幽宫吧，我得先看了歌舞，再到幽宫去找你。”他弯了嘴笑。

我们寻着音乐声往东走，经过一段幽凉的长路，到了来今雨轩。也不见有跳舞的音乐。

“这音乐真来的古怪！”他侧着耳朵说。

出了公园的前门，我们又顺着天安门东走，高大的城根下，只有我们两个影子。

“小曼来好几封快信催我回去了。”他有所思的说。

“你怎样还不走呢？”

“等飞机呀！”

“干么必须坐飞机？”

“快嗽。”

“你等上一星期呢？别顽皮了！乖乖的坐车去罢。回首坐船，到青岛还得来见我们，我们陪你逛崂山。”

“飞机过济南，我在天空望你们。等着，看我向你们招手儿吧。”

“我明天也就要回去了。”

“这样快！几时见？”

“你一准到青岛来。”

“好罢。”

.....

志摩，你是答应我们了！但我们等来等去，等到了你一个惊心的消息。

许多朋友来信说：“志摩死了，我们哪里更找到像他这样一个可爱的人！”

是的，我们的损失，不只是一个朋友，又是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更重要的是，是人类中失掉了一曲《广陵散》！

谈到诗，志摩实在给了它一个新的体魄，虽然在音节上还未能达到调谐的完美。可是，只要诗得了新的体魄，它不自然会找一个适当的调子吗？我常想新诗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然是胡适之先生们打破旧诗的樊笼，促成新诗的雏形，然在这一阶段中作白话诗的都还脱不了旧诗的气味。只在形式上把诗的用字白话化，把平仄的拘束给打破了。而内容上还不能算是如何的新。及至志摩，以充分西洋诗的薰陶来写新诗。不但形式一脱旧诗的窠臼，而取材、用字、结构及气味，都不是旧诗而是新诗了。为方便，可说是到了第二阶段。如他初期的《婴儿》、《白旗》、《毒药》诸篇，具有何等的力量！但这种散文式的诗，到底是丢了诗的主要成份——音乐的美！志摩诗的进展，音节渐渐地西诗化，这是看得出来的。但从单音字与复音字的不同、中西语调的差异，中国新诗的音节，不是可以整个西洋化的。这必从中国语言中找出它自身的音乐来才使得。所以第三阶段，就是新诗音节的追求。自五年前闻一多先生与志摩在《晨报》所创办的《诗刊》，以至今日新月出版的《诗刊》，都是在这方向努力的行程。而志摩的《猛虎集》已较《志摩的